

蒋子龙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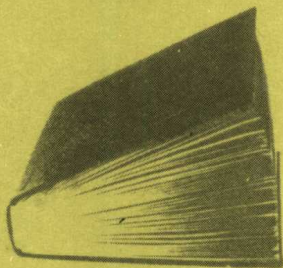
蒋子龙自序

这是一次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歉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回想我和文学的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式的爱好，后来能成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



第六卷

放逐到文学这个活火山岛上来。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于关心它的文学。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解，连我本人也觉不可思议，文集的每一卷中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都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平静气氛。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我？还是文学拖累了我？

蒋子龙文集

第六卷 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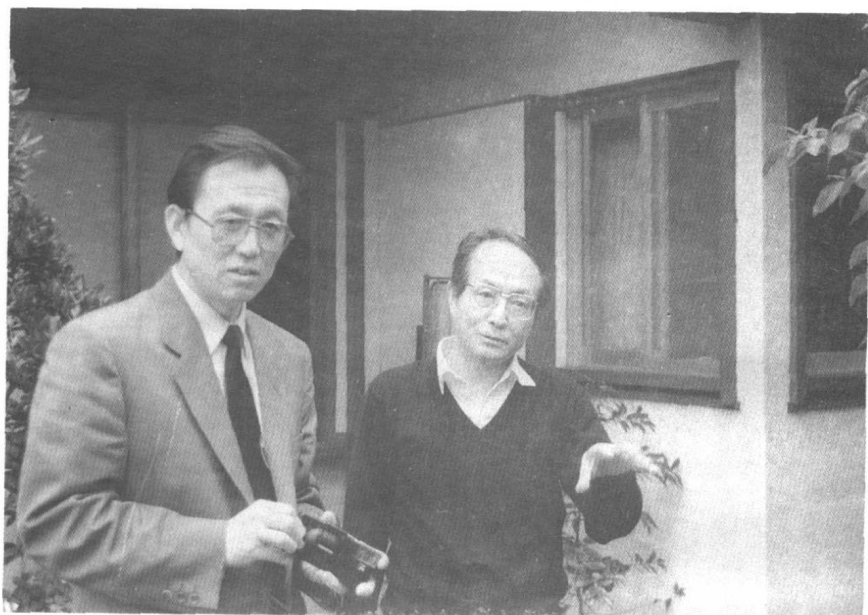


摄于1981年

HA 40 /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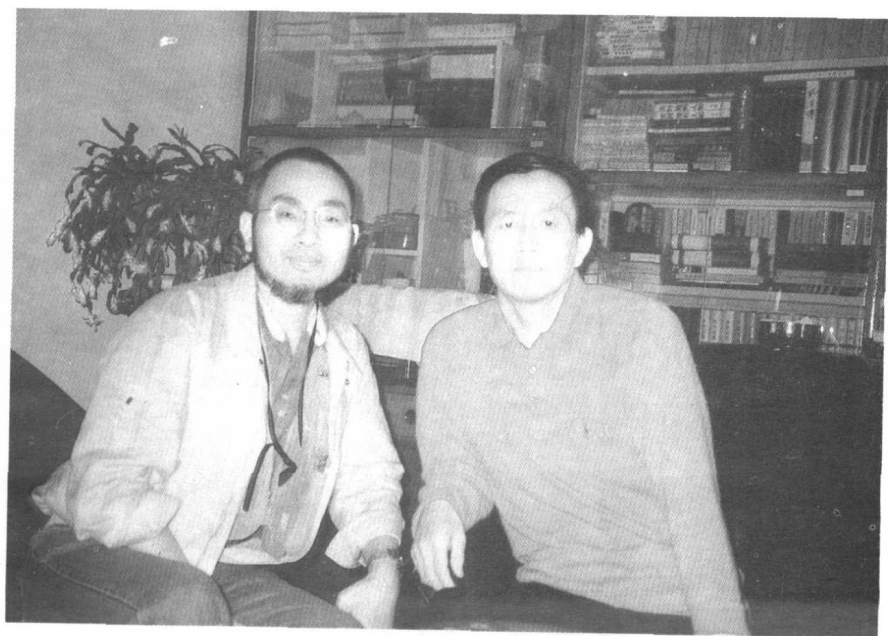
1982 年和张洁在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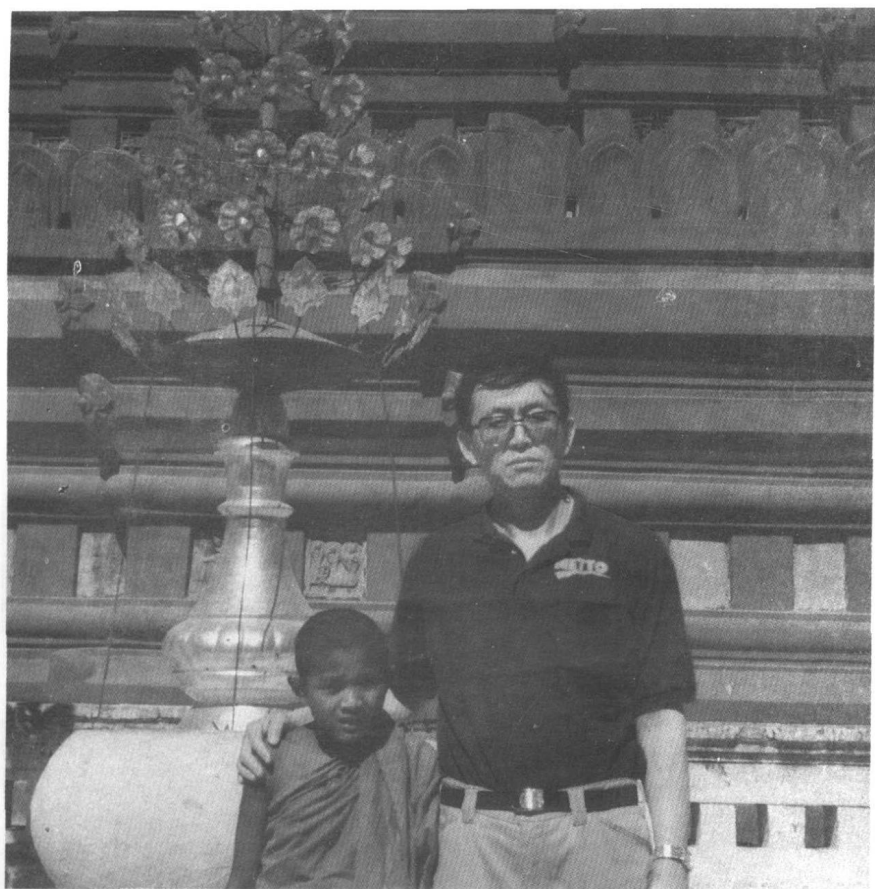
1989 年在日本作家中野孝次家做客



1989年在东京为日本大学生讲课



1990年在家中接受日本记者采访



1993年在緬甸佛塔前

第六卷说明

读完了前五卷的小说，再读到这一卷，一定会感到轻松愉快。

这一卷里收进了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如《红军坟》、《赛里木湖畔》、《水中的面孔》等，数量不多，但所占的分量很重，我却把它们视为“艺术随笔”。所以编在随笔卷。

支撑这一卷的台柱子是随笔。随笔则是作者写作生涯中的意外收获，没有刻意经营，甚至没有拿它当回事，盛情难却，信笔写出还帐。没想到一下子写了这么多，而且还挺热闹，这儿转那儿摘，随笔集还被盗版。于是这些小豆腐块、大豆腐块就拥拥挤挤地进了这套文集。

现在看，十几年前写的访美游记和部分访日游记，也是随笔式的。访美游记结集出版过三次，可见随笔一向比较受欢迎，只是作者过分注重小说，忽略了它。

随笔写了编辑起来可以成为作家的思想小百科。

蒋子龙

1995年2月18日

目 录

第六卷说明 作者 (1)

精卫的震撼

红军坟.....	(3)
赛里木湖畔	(10)
鼓浪屿宾馆“晤仙”	(19)
权威的随和	(24)
童年的色彩	(27)
关于我这张脸	(30)
东西南北 横平竖直	(32)
女儿的琴声	(35)
精卫的震撼	(52)
天都情	(56)
环之光	(60)
水中的面孔	(63)
彩色的夜	(70)
运河的厄运	(75)

感情的节律

累得幸运	(85)
别放弃	(88)
面对烦恼	(91)
想当别人	(94)
守住自己	(96)
情结	(98)
拉老手.....	(100)
人为什么要说谎.....	(103)
迷失.....	(106)
难得一笑.....	(108)
丑女人的魅力.....	(110)
人生的苦与乐.....	(112)
西施之美.....	(117)
如谜的人生.....	(121)
我和儿子.....	(124)
儿子长大以后.....	(126)
欢乐的残酷.....	(132)
谁不想有个家.....	(135)
现代多恋症.....	(136)
爱情欺负什么人.....	(141)
贵族情结.....	(146)
人会越来越丑吗.....	(149)
真话难说.....	(154)
节目主持人的年龄.....	(157)
且说“分手”	(162)
酒话.....	(166)

不再浪漫的酒神·····	(169)
强人怨·····	(173)
强人辩·····	(177)
人情这把锯·····	(182)
活着的学问·····	(186)
残缺的强大·····	(189)
感情的节律·····	(191)
多用斋 多味斋·····	(196)
家有升学女·····	(200)
追求真实的感受·····	(205)
男人的“私房钱”·····	(207)
黄昏的早晨·····	(210)

小人效应

享受会议·····	(217)
当今骂坛·····	(220)
“假”说·····	(223)
善良的罪过·····	(225)
锦绣“钱”程·····	(227)
黄金黄昏·····	(229)
论串门儿·····	(233)
年是什么·····	(236)
节日大搬运·····	(240)
中国“狗热”·····	(244)
狗来了·····	(247)
乒乓——幸运之球·····	(250)
不便方便·····	(251)

目 录

当今骗坛·····	(254)
《骗术大全》·····	(256)
选美和四环素牙·····	(259)
关于“牢骚”的牢骚·····	(262)
高层住宅里的苦与乐·····	(265)
公德何在·····	(268)
“公偷”·····	(271)
小人效应·····	(274)
幽默运动·····	(277)
会议明星·····	(280)
星与城·····	(283)
世界在打量你·····	(286)
“城市人”随想·····	(288)
哥儿们，你好！·····	(291)
中国“有奖”·····	(294)
挨骂的足球·····	(297)

市场·官场·情场

农民帝国·····	(303)
市场·情场·官场·····	(306)
钱与名·····	(309)
政治金钱·····	(315)
个体户和领导者·····	(320)
何必拒绝广告·····	(324)
难忘月饼大战·····	(326)
名牌效应·····	(328)
七嘴八舌说经济·····	(331)

节日何其多·····	(334)
经济年·····	(337)
信息的统治·····	(341)
牌子的诱惑·····	(344)
和气生财·····	(346)
北与南·····	(349)
再谈“北与南”·····	(352)
日本的路·····	(355)
穿和服的日本·····	(358)
日本人的“小气”·····	(361)
追踪历史之魂·····	(365)
形式的魅力·····	(371)

文苑杂说

文坛的“冷”与“热”·····	(383)
“伤”与“商”·····	(387)
圈子与文学·····	(390)
诺贝尔情结·····	(393)
散文：面对市场的诱惑·····	(397)
’92年和《讲话》·····	(402)
文学流和情绪流·····	(407)
随笔现象·····	(410)
编集子的恐惧·····	(413)
“没有意思”·····	(418)
“一次性文学”轰炸企业·····	(421)
当代人和当代作家·····	(424)
男人的节日·····	(427)

目 录

文化的位置·····	(430)
领导眼里的作家形象·····	(434)
本钢的品位·····	(439)
“灵魂”和“稿酬”·····	(442)
守岁实想·····	(446)
可随身携带的大学·····	(448)
《长城》的优势·····	(450)
变和不变·····	(452)
文化泰山·····	(456)

过海日记

引子·····	(463)
“香”和“港”·····	(464)
“吃”和“吃”·····	(467)
飞机向东飞，最后却到了西方·····	(469)
金钱、艺术和永存·····	(471)
超级市场和唐人街·····	(478)
卡曾斯和他的伙伴们·····	(489)
不掩藏自己的疯狂——金斯伯格·····	(494)
作家们喝完了酒之后·····	(504)
乐园艺术·····	(508)
好莱坞的招牌·····	(523)
快节奏的女博士·····	(531)
美国医院——可怕的乐园！·····	(537)
“附庸风雅”辩·····	(543)
出尽洋相的作家们·····	(550)
没有月亮的中秋节·····	(555)

闲话留学生·····	(561)
芝加哥——建筑艺术的博览会·····	(571)
美国的政治放射力·····	(577)
随手记下来的一些数字·····	(583)
美国的政治比艺术值钱·····	(588)
纽约的刺激性·····	(592)
文学上的“大”与“小”·····	(600)
历史和对历史的纪念·····	(609)
闲游波士顿·····	(613)
盐湖城风光·····	(618)
摩门教·····	(624)
旧金山·····	(628)
在飞机上的回忆·····	(633)

地球不是同心园

等待车祸·····	(643)
心穷·····	(647)
残酷的魅力·····	(651)
挡·····	(655)
姜太公遗风何在·····	(658)
闲的恐惧·····	(661)
生气不如攒钱·····	(663)
政治金钱·····	(666)
走南想北·····	(671)
美国人的“炒”技·····	(677)
地球不是心园·····	(680)
莫忘美心·····	(683)

目 录

接触的艺术·····	(686)
人身上有多少泥·····	(689)
寻找悍妇·····	(691)
享受高考·····	(694)
时间·····	(700)
活埋和埋活·····	(703)
开飞车的运气·····	(705)
坐飞车的运气·····	(708)
生命中的软和硬·····	(711)
幸福是什么·····	(714)
洗脑大法·····	(718)
委屈·····	(721)
名人的丑效应·····	(724)
人民币的味道·····	(728)
知青情结·····	(730)
老树成神·····	(733)
领导是一种风景·····	(736)
吃! 吃! 吃! ·····	(739)
“点子”并非都等于钱·····	(743)
夏说·····	(746)
广告对城市的塑造·····	(750)
路的联想·····	(753)
名牌的流失·····	(757)
花钱买个高兴·····	(761)
闲话移民岛·····	(764)
若不起躲不开的电脑·····	(766)
论企业形象·····	(769)
炒不动啦,股票 ·····	(774)

广称王,急为霸	(777)
人和人参	(780)
劝业场的文化	(783)
垫底儿	(786)
再来一次“公司合营如何?”	(789)
现在恐荤症	(793)
由不敢当标兵谈起	(796)
有感就动	(798)
根在海外	(801)
把晚上交给好莱坞	(804)
贾岛拜诗	(807)
作家和开会	(810)
对生命力的颂扬	(812)
国运和球运	(815)
中国足球的情感危机	(818)
地球随着足球转	(823)
欣赏球迷	(826)
“黑马”失蹄的启示	(828)
哥伦比亚队扮演的角色	(830)
让脚下有神	(832)
天津和冠军	(835)

精卫的震撼